

2002年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Kertész

(匈牙利) 凯尔泰斯·伊姆莱 著

Imre

GÁLYANAPLÓ

船夫

日记

余泽民 译

冒寿福 审校

1977. január 1. -re kezdtem a regényíráshoz.

Mindent el kell dobni.

Sétáltam a parkban, porhanyó-ávaron. Behelbő a fű még zöld volt, rajta: rőt megzöldült falevelek, a többször úgy légtől megfűszerezett, mint magányi csüggedt kéz. Éreztem: ha tényleg szék magamhoz, a csoda be fog következni.

1963. karácsony Mi a művészet lehetősége, ha az az embertípus (a tragikus), amelyet sosem szűnt meg ábrázolni, már nem létezik? A tragédia hőse a magát megalkotó és elbukó ember. De ma már az ember csak alkalmazkodi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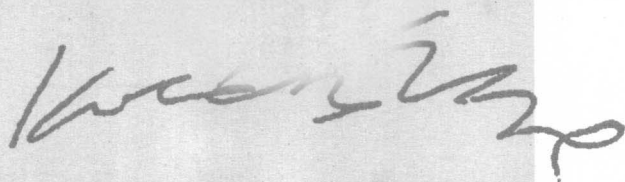
A funkcionális ember. A modern életstruktúra formái és szervezetei, amelyek közt a funkcionális ember élete, akár jól szigetelt lombokban, lezajlik. Vigyázat: a funkcionális ember elidegenedett ember, de mégsem lehet hűvös, ő az elidegenedett és

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匈牙利) 凯尔泰斯·伊姆莱 著

余泽民 译 冒寿福 审校

GÁLYANAPLÓ
船夫日记



作家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 - 2003 - 3436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Hungarian under the title GÁLYANAPLÓ

Copyright ©1992 by Imre Kertész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Rowohlt. Berlin Verlag GmbH,
Berli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船夫日记 / (匈) 伊姆莱著; 余泽民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8

ISBN 7 - 5063 - 3006 - 7

I. 船… II. ①伊…②余… III. 随笔 - 作品集 - 匈牙利 - 现代
IV. I51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7925 号

船夫日记

作者: (匈) 凯尔泰斯·伊姆莱

译者: 余泽民

审校: 冒寿福

责任编辑: 汉睿 朱燕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乾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170 千

印张: 10.5

插页: 4

版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006 - 7

定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凯尔泰斯·伊姆莱

1929年12月9日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裔的普通市民家庭。1944年，14岁的凯尔泰斯被投到德国纳粹设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又被转到了德国境内的布亨瓦尔德集中营，直到1945年被苏军解放。

1946年在布达佩斯《火花》报社开始了最初的记者生涯，1953年开始自由撰稿人的写作生涯。先后写过三部音乐轻喜剧，并获得成功。六十年代初，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命运无常》。1975年，以自己少年时代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为素材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命运无常》经过了近十年的辗转努力，终于得以出版。

六七十年代，翻译了大量的德文作品，其中主要有：尼采、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等。

1977年发表两部中篇小说《寻踪者》和《侦探故事》，之后相继出版长篇自传体小说《惨败》、《为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哭祷》，中篇小说集《英国旗》，日记体文集《船夫日记》及《另一个人》，思想文集《被放逐的语言》与电影剧本《命运无常》等。

曾获德国布莱登堡图书大奖，匈牙利最高国家文学大奖——科舒特奖，德国语言与诗歌学院一等奖，莱比锡书展大奖，德国国家最高文艺奖等多项国际大奖。

200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翻译：余泽民

匈牙利《联合商报》主编、奥地利《中欧时报》编辑、匈牙利记者协会会员。

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随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攻读艺术心理硕士研究生，从事艺术美学与心理学研究。

1991年赴匈牙利工作，同时攻读匈语，研究匈牙利文学。十多年来一直从事匈牙利及中东欧当代作家的文学翻译工作。先后翻译了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波兰等当代作家的小说三十余篇，与匈牙利著名哲学家、作家库拉琼尼·卡博尔合作的匈文全译本《道德经》和《易经》（三卷）于2003年相继出版。现定居布达佩斯。

审校：冒寿福博士

语言学家。现任匈牙利政府官方翻译、国家翻译考试中心考官。

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俄语系，同时学习匈牙利语。1954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并开始从事匈牙利文学的介绍工作。

1959年随夫著名汉学家高恩德赴匈定居，并加入匈籍。几十年来，一直在布达佩斯厄特沃什·罗兰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现代汉语、古典文学和翻译课。1980年在该校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先后翻译或合译过《裴多菲诗选》、《尤若夫·阿提拉诗选》、《尤若夫·阿提拉小传》、《夜莺》、小说《我是证人》、《巴尔街的孩子》和《爱盖尔之星》等匈语作品。还参加了《匈汉大词典》的编纂工作。

用心瓣当桨的船夫（序）

余泽民

不管你相信什么，你都会死掉；但是，假如你什么都不相信的话，那么对活人来说，你已经死了。

——凯尔泰斯·伊姆莱《船夫日记》

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észImre）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哲人，只不过他的哲思不是来自形而上学的冥想，而是酿生于他与生俱来的磨难，就像是伤口里渗出的脓血，就像是春野里蓬生的野花。大凡读过《船夫日记》的人，无不会为作家超人的睿智和骇人的冷静而震慑，无不会为作家星辰般闪烁的思想所折服。这位执著独行的匈牙利作家，为那些充斥着物欲或遭受极权统治的人们在大脑上凿开了一扇透风透光的窗户。

可以这么说——尤其是对不了解东欧历史与东欧文化的中国

读者来说，如果不读凯尔泰斯的《船夫日记》，就很难感受他貌似冷漠、悲观的作品深层所跃动的激情，就很难透解这个似乎并不合时宜的、执拗独行的匈牙利作家。《船夫日记》，是作家对生存与死亡意义的哲学思辩，是作家对自己写作动机和目的的残酷剖解。他之所以剖解自己，是因为对凯尔泰斯来说，这个“任何一个人都能理解我的秘密工作以及与之相伴的生命体验”的念头竟是如此陌生……”是因为“在今天，惨败是惟一可以实现的体验”。

《船夫日记》出版于1992年，它与1997年完成的《另一个人》可以并称为“剖析自我心灵的姊妹篇”，是借助于独特的、晦涩而优美的文学手段对“存在与死亡”这个人类基本哲学命题的“自杀性思辩”：“对我来说，最适当的自杀——看起来——就是生活。”

“在人的生命里，最终会有一个瞬间降临——就在这一刻，我们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突然释放出自己的能量；就从这一刻起，我们可以依靠自己，而且就在这一刻诞生。每个人的体内都拥有天才的幼芽，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使生活成为自己的生活。真正的人才是在存在的天才。”就在一次又一次执著的“自杀”之中，一个屏弃了俗秽外壳的、一个自称为“另一个人”的真正的人诞生了！

《船夫日记》，凯尔泰斯选材于自己1961年至1991年所写下的日记，与其说是日记，更准确地说是作家对自己平日（尤其是在读书过程中）所进行的、近乎偏执狂的哲学的性表述和文学性记录，他不仅坦率阐述了自己“个体即现实”的文学观念，并且还坦率记录下了他（这个“不合时宜”的作家）为了表述自己而在写

作技巧上所进行的创造性尝试。通过《船夫日记》，我们可以惊讶的发现：凯尔泰斯就像一个“早产的老者”，当他在十四岁经历了一年的“纳粹集中营”的苦难之后，他就已经成熟了；这种成熟不仅是性格上的，而且更是思想上的。可以这么说，几乎从他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开始，他就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与主题，他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生存的价值，他就掌握了适合自己的生存手段——用文字表述，而这种表述，是一个聋哑人振聋发聩的无声呐喊。

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凯尔泰斯说：“我所塑造的主人公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因为他完全孕生于诸多的决断、省思与愿望：对他来说，从这个世界得到的仅仅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痛苦折磨，而他却缄口无言；他从来不曾对这个世界说话。”作家所塑造的主人公，无论是《命运无常》、《英国旗》、《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和《惨败》中的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科维契，还是《船夫日记》与《另一个人》中的“我”，其实都是一个“曾叫凯尔泰斯的”作家自己，都是那个一生都在从失落了命运的命运中逃亡的人，都是那个并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但却总是作为犹太人承受着迫害与歧视的犹太人。

《船夫日记》可以说是作家对个人思想轨迹最为准确的描绘，作家跳出了肉体的躯壳，作为一个“局外人”、一个“边缘者”、一个“被放逐了的人”蹲在被上帝遗忘了的角落里冷静地观察着自己个体生命的存在，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我永远充当不了另一个人的父亲。”事实上，他不但在意识上、而且在现实生活中都

拒绝养儿育女，尽管先后有两个他终生挚爱的妻子与他伴行，但都没有生育……在《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中，他用理智扼杀了自己尚未出世的孩子，因为他害怕将孩子带到这个充满堕落、苦难、极权的（狭义与广义的）“集中营”内，害怕他那可能出生的孩子会像他一样地被迫丧失掉自己的命运；他对自己扮演父亲角色的否定，是一种象征性的、自杀性的、勇敢而悲壮的反抗！

正像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在将 2002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凯尔泰斯时的褒辞所说：凯尔泰斯以他极具个性的文学创作，揭示了人类恐怖的堕落与沉沦，讴歌了一个脆弱易伤的个体对历史进程中的野蛮暴政的执著抗争。

凯尔泰斯是一位用心辨当桨的船夫，他一生都在拼命地摇桨出逃，实际是在对虚假、残暴的现实进行持续不断的勇敢抗衡；他拒绝成为一名效劳于极权主义的功能性作家，拒绝做一个沉溺于物质生存的功能性人。

从文学体裁上讲，《船夫日记》和《另一个人》被评论家们定义为“日记体小说”。尽管除了作者枯燥的读书和偶尔的出游之外，读者很难在《船夫日记》中窥伺到作家的日常生活，但是尽管如此，《船夫日记》仍不失为一本真实记事的日记。只不过，它所记录的并不是日常的琐事，而是每日的思索。在这本历时三十年的日记里，凯尔泰斯像一个冷静、理智的科学家，用客观的眼睛（几乎可以说是上帝的眼睛），详细记录了日常生活中散落的、每分每寸的思维碎片，他近乎残酷地展现了自己大脑沟回中每个神经末梢的真实冲动，他将生活描述与艺术表述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在书

中，作者大量引用了尼采、叔本华、歌德、卡夫卡、加缪等大师的慧言智语，但是，他的引用不是简单的抄录，而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对特定的主题做出了独特的释义。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在凯尔泰斯的思辩中，拥有了积极的意义。

凯尔泰斯的思考，是纯粹之人的彷徨，追随他的思想的踪迹，可以体验到人类思想的伟大与硬伤。毫无疑问，《船夫日记》，不但可以帮助中国读者理解凯尔泰斯的《命运无常》、《英国旗》、《另一个人》等其他作品，而且也可以触发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和生命体验的中国人对生活、对自我、对人类、对社会、对文学的重新认知。

的确，与凯尔泰斯的共同生活是一种荣幸，哪怕生活中有着如此之多的不幸；对我来说，翻译凯尔泰斯的作品是一种荣幸，因为我与作家一起进行一次漫长而惊险的心灵旅行；同样，中国的读者能够读到这部作品也是一种荣幸，可以从金钱、欲望、市侩、堕落的大潮里探出头来，辨识一下自己……在此，我感激这套书的责任编辑所付出的心血和给予我的真诚信任，感谢语言学家冒寿福博士的悉心审校，感谢匈牙利著名汉学家高恩德先生（GallaEndre）、芭尔涛·埃丽卡（Barta Erika）以及德国记者托马斯·萨宾纳尔茨（Thomas Sabinarz）的多方指教，感谢我的家人所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船夫日记》依照时间的顺序，根据作家经历的心理历程，共分为三个部分：“一、出航（驶向浩瀚的水面）”；“二、徘徊（在暗礁与浅滩之间）”；“三、放开（轮舵）收起（船桨）幸

福”……对中国读者来说，品读《船夫日记》，是一次时间与空间的旅行，这本书载着我们漂过了漫长的三十个春秋！合上书，在我们眼前栩栩如生地看到了一位饱经风霜的睿智老者，他沉着地慢慢收起桨，内心平和地坐在一叶泊于海上的小舟里……他感到的幸福并不是世俗的荣华，而是由于他历尽磨难，终于以一种“局外人的冷眼”找到了自己在激流中失落的命运。我看到，老者在朝着正困惑地徘徊于海滩上的我们微笑发问：

“假如上帝死了，谁将笑到最后？”

2004年2月23日，于布达佩斯。

Webster

“在这条船上找个鬼？”

——莫里哀：《斯卡宾的诡计》^①

“……看起来，一个人追溯以往的路途，也属于一种探究本质的尝试；就在这一刹那，马丁已然明白，这并不是梦，而是未来的某种奇特的象征。”

——麦肯·罗瑞：《穿越巴拿马》^②

“今天，所有的艺术家都登上了时代之舟。”

——加缪^③

“大自然，期望自己被人们记述。”

——爱默逊^④

-
- ① 莫里哀（1622-1673），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是十七世纪法国伟大的古典主义喜剧家和戏剧导演。著有著名喜剧《伪君子》、《唐·璜》、《恨世者》、《乔治·唐丹》等，对欧洲戏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 ② 麦肯·罗瑞（1909-1957），英国小说家，代表作有《在火山下》和《穿越巴拿马》等。
- ③ 加缪（1913-1960），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法国存在主义作家，195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代表作有《局外人》、《鼠疫》、《第一个人》、《反叛者》等。
- ④ 爱默逊（1803-1882），十九世纪美国杰出的思想家、散文家、诗人。主要作品有《论自然》、《论自助》、《论超灵》、《论美国学者》等。

Lucy Ego

—

出航（驶向浩瀚的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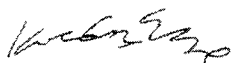
1961 年。我开始写小说一年了。

我必须抛弃一切。

我踩着松软的落叶在公园里漫步。深处的草还是绿色，上面覆盖着黄色的败叶，其他那些在橡树上垂挂的枯叶，好似无数只伸着的、沮丧的手。我感觉到：假如我自己具有足够耐心的话，奇迹将会发生。

1963 年圣诞节。假如那类无休无止地沉溺于幻想之中的（悲剧性的）人一旦不复存在了的话，“艺术的可能”又会是什么呢？悲剧主人公既是自我的创造者，也是毁灭者。但在今天，人们已然只会屈从。

具有功能性的人。功能性的人生活在一个犹如密封良



好的蒸馏器般的“现代生活模式与机制”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功能性的人是被与世隔绝了的人，但是并未成为时代的英雄。他：这个被与世隔绝了的人，是一个具有功能性的人，即便放弃了选择的实质，但仍是被选择了的人。这指的是什么？指的是现实与存在。反正，功能性的人毫无用途：功能性人的现实，是象征性的现实，是替代了生活的生活，是以功能性替代了他自己的存在。尽管功能性人的生活总是充斥着悲剧性的罪过与失误，但却缺少所该具有的悲剧性结局；或者说，悲剧性的结局缺少悲剧性的前提，这些强加于人的悲剧性结局，并非取决于人的个性与行为的自身规律，而取决于根据社会体系的需要所进行的权衡，这种权衡对于个体来说总是很荒谬的。一个人的生命，只是一种类似于生活的象征符号，事先已经被人圈定了范围，被人指定了位置，只需要他来填充。这样一来，没有谁能活在自己的现实里，他们只是行使自己的功能；其生命的存在性生存，对一个没有自身命运的人来说，只能意味着一个施于自身的工作对象。功能性人的地平线既不是“繁星满天的夜空”，也不是“隐匿于人体之内的道德规范”，而是自身世界的疆界：一个已经提到过的象征性的现实。

所有这些，在艺术上都表现为一些技巧问题：不，它们缺乏真实，功能性的生活不能成为艺术的素材。在他们的命运里没有一丝光焰的闪烁，仿佛这些命运并不具有任



何“隐蕴着悲剧可能”的意义。

“人文”危机，是设在“艺术家”脚下的“人文”陷阱——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与道德的共生——“道德化”？还是站在“好与坏的分水岭”？假如社会在集体里排解掉了所有道德焦虑的话，那么，就只剩下了严峻的生存。这是一道指令：你可以着手解决生活的所有问题，但是惟有生活本身你不能作为问题去解决。可以这么讲，生活是一道指令。在监察之下，争议是被严格禁止的。自杀，实际是一种逃遁。现在，在这种环境下，只想看到“生活中的许多问题”，而不想看到“生活基本问题”的艺术（文学）本身也并不是真实的，取而代之的是功能性、实用性、象征性的艺术。在这里，天赋到底意味着什么？更多的只是意味着不利与负荷。“方法”从未像今天这样成为了令人压抑的要求。

1964年。“艺术家恰好处于‘必须开始创作’的精神状态，就像罪犯马上要去犯罪一样，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德加^①说：“而另一方面则是，目前，政府对待那些较为出色的艺术家们，就像对待罪犯一样。”

C. P. 斯诺^②著名的学术论文《关于两种文化》。无论

① 德加（1834-1917），法国具有代表性的印象派画家，以画舞台灯光下的舞女著称。

② C. P. 斯诺（1905-1980），英国小说家、科学家。



怎么讲，艺术并不是科学，而科学也不是艺术，而且在当今，两者已然归属于不同的领域——不管我们如何称谓，它们所归属的两种范畴是相互截然对立的。

假如，艺术试图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将生活表现为“和谐统一”、“可以操控”、“可以套上纯粹的、科学的和人文意义的牛轭”的话，那么（让我们用美化了的修辞来讲），拙劣的艺术也便由此产生。温和的时代悄然已逝。生活文化变得不再真挚，而总是带着好斗、暴怒的特征出现。生活在各种环境之下——这个问题，可能确实是一个问题。

在艺术欣赏之中隐藏着不道德。观众并非与作品同悲同泣，而是予以品玩。

没有任何的艺术门类可以将生活再现为一种具有逻辑关系的体系。另一方面，所有的艺术品（艺术创作）都是逻辑关系的体系。

闷热的夏日上午。教堂里。冰凉的玛丽娅像，蜡做的圣婴，几位祷告者。垂手肃立，俯身跪拜，躬身施礼，彼此的偷窥，虚荣的虔诚。我们是否能够接受这个世界的不可理喻性？是否能够毫不怀疑地、甚至从中汲取力量地接

W. G. Sebald

受这个“将我们一次性生命彻底毁灭的念头”？然而自由就是从这里诞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虔诚。

7月。我在德国逗留了两周。我去了布亨瓦尔德和泽伊茨，去了那里的工厂^①。我辨认出那条用沙子铺成的土路。路上，有一位身穿工人制服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走过，他仔细打量着我。看起来，我像一个陌生人。（这条路）与我记忆中的那条路相比要窄一些。工厂向我致意：高大的冷冻塔发出咳嗽样的声响；虽然这种声音我已经久违了，但还是马上听了出来，而且唤起了某种的回忆！我觉得（甚至几乎相信），我找到了泽伊茨集中营的遗址。遗址上兴建了一座国营农场和一个很大的牛栏。我并未感到“故地重游”的重大瞬间。时间，这已然久远的时间，正像普鲁斯特^②大师所言：“事实上，我所熟悉的东西，

① 布亨瓦尔德位于德国境内，魏玛以西，只是一个不大的村庄。德国纳粹政府于1934年开始在这里设立劳役营——也就是通常所称的“纳粹集中营”，囚禁了大批反法西斯战士、犹太人和战俘。被杀害者达十万人。该集中营于1945年被美国盟军解放。“布亨瓦尔德集中营”为“主营”，在布亨瓦尔德附近地区还下设了一百七十四个附属的“分营”，“泽伊茨集中营”就是其中之一。

②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文笔大师，二十世纪欧洲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著有《追忆似水年华》、《快乐与时日》等。